

# 《骆驼祥子》话语结构的中英文比较

郑庆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骆驼祥子》汉英文本在话语组织上体现出较强的个性特征: 汉语中由多个分句组成的话语片段, 在英语中多分裂为不同的句子; 汉语中以潜性的方式表达的某些成分, 英语多用显性方式来表现; 汉语多依照时间顺序的原则, 平均排布语句, 而英语常常以主次为原则, 多将含主要信息的语句摆放在前以突出句子重心。

**关键词:** 骆驼祥子; 话语结构; 中英文比较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6-0844-07

话语研究是当今语言学研究中最前沿而又热门的课题。作为一门全新的研究学科, 从理论的创立到研究的飞速发展, 话语语言学在国外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在我国, 这门学科从 80 年代起步到现在, 仅有二十余年的历史, 国内的话语研究近些年仍处于方兴未艾的势头。语际之间的对比便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其中又以中英文的话语对比为最热门。在这方面, 国内英语学界的努力探索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令人注目, 如近年彭宣维的《英汉语篇综合对比》、朱永生等的《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罗选民的《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研究》等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观的探索, 取得了崭新的成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成绩的背后, 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和不可忽略的问题, 还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探索。

《骆驼祥子》曾被翻译成几种英文文本, 有中国人的译本, 也有外国人的译本。本文选取的是英译名家施晓菁的国人翻译本。限于篇幅, 本文仅对作品的部分话语现象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比较, 主要着眼于作品的话语组织形式, 考察在一定的话语结构片段中, 各语句(包括独立句与分句)的排布方式、语句之间的先后次序、连贯要素以及衔接办法等等, 重点考察这两种语言在话语组织结构上的一些相异之处。另外, 由于本文只是采用一个翻译本, 因而所说的英文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就“施晓菁本”而言, 而这样的翻译和特点的存在, 只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语言在话语组织形式上的某些特性。

## 一、汉语多合, 英语多分

汉语无形态, 或者说没有西方语言那样的严格意义上的形态特征; 汉语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没有时和体的约束, 只要意义上能配合, 两个语言成分便能很好地组合在一起, 这些特点早已为语言研究者们所认可。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 汉语是一种语义契合性语言。正是因为这一特点, 汉语的句子便具有很强的话语性质, 这体现在, 一个传统语法所认为的句子(以有无句末标号作为界限), 在书面语言中经常表现为一个或长或短的话语片段, 由多个分句形式的语句组成, 其语义的流向可能是在一个主题之下, 也可能中途有所转换, 但只要在语义上紧密连贯, 便可以一直铺延下去, 直到一个作者所认可的相对的终结点, 方告一段落<sup>[1](6)</sup>。这一特点, 在《骆驼祥子》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突出, 作品中有许多大容量的句子, 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所谓的句子的范围, 完全是一种话语的片段。汉语的这一特点, 表现在作品中, 就体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 汉语句子的容量大, 而英语相对要小, 先看以下例子:

例 1. 走吧, 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 似乎也没大关系了; 先到城里再说, 他渴望再看见城市, 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 没有任何财产, 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 整个的城都是他的家, 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sup>[1](25)</sup>。

Best to keep going, and even if he couldn't sell the camels right away it didn't matter much. It could wait till he got back to town. How he longed to see Beiping again! Though he had neither family nor property there, it was after all his home. The whole city was his home, and once there he would find some way out.<sup>131(59)</sup>

在汉语中,按照标点而论,这只是1个句子,但到了英语中,却变作了5个句子。究其原因,既有语言本身的因素,也有语言之外的因素,包括译者本人对句子的理解,类似这种汉语长句化为英语短句的情况,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再看一例更长的:

例2. 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弛,像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像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把他怎样了!<sup>121(71)</sup>

如果还说这只是一个句子,那实在是个不一般的句子了,其实它早已变成了一段话语。在《骆驼祥子》中,这些形式上的长句,英译时大部分都被断作了多个句子,究其原因,从语言本身的特点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 形式所限,意义所需

例3. 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两个不十分便利的嗝儿<sup>121(49)</sup>。

Slowly, surely and potently the fiery liquor went down. He stretched his neck, threw out his chest and belched a couple of times, rather awkwardly.<sup>121(49)</sup>

例4. 他老以为他的个子比别人高大,就一定比别人能多受些苦,似乎永没想到身量大,受累多,应当需要更多的滋养<sup>121(40)</sup>。

He believed that because he was taller and bigger than others, he could certainly stand more hardships. It never occurred to him that being so big and working so hard he needed more nourishment.<sup>131(99)</sup>

两例中,例3的话语组织涉及到两个话题,一个为物,一个为人。汉语中由于不受形式约束,只要意

义紧密相关,就可以放置在一个不间断的语义流中,从而形成一个形式的长句;但在英语中,由于两个话题不同类,随着话题的转换,英语在对译时便分作两块,形成另起的句子。例4中,汉语是围绕一个大话题组织话语,分句的主流结构同类,汉语利用零形式把主话题的信息流一直传递下去,形成长句;而英语在对译时,译者并不使用汉语的同话题方式,而是中途改换话题,随着话题的转换,分裂为各自独立的句子。再如:

例5. 当晚,他去请了天顺煤铺的先生给管账,先生姓冯,山西人,管账最仔细<sup>121(116)</sup>。

That evening, he invited the owner of Tian Shun Coal Shop to keep the accounts for him. This gentleman from Shanxi, whose name was Feng, kept very careful accounts.<sup>131(291)</sup>

整个话语都是与介绍人物相关,因为意义紧密,汉语将这些分句统一在一个长句的形式之中;而英语却断开为两个句子,主要是受到形式限制。由于第一分句涉及到两个人,英语在对译时,必须指明随后要评议的对象是其中的哪一个,因此为避免混淆,英语不能使用从句形式的who结构来对译,而必须另起句子。

### (二) 意义分层,适时停断

例6. 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像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sup>121(78)</sup>。

He didn't want to go any further or look any more, much less accompany Tigress. What he really wanted was to dive off the bridge, smash through the ice and sink down to the bottom to freeze there like a dead fish.<sup>131(195)</sup>

例7. 小马儿也就是十二三岁,脸上很瘦,身上可是穿得很圆,鼻子冻得通红,挂着两条白鼻涕,耳朵上戴着一队破耳帽儿<sup>121(88)</sup>。

Little Horse was not more than twelve or thirteen. His face was very thin, but his clothes were bulky. His nose, red with cold, was running. On his ears he wore a pair of tattered earmuffs.<sup>131(219)</sup>

例6是表达想、愿望等心理活动的话语片段,各分句语义紧密相关,汉语将它们放在一个长句之中,组成不间断的话语,内部分为两个小的层次,以“;”

标号隔开;英语在对译时将这个分号变为句号,前后分作两层意思,恰到好处。例7介绍人及其外貌特征,虽然内部可分为不同的小话题,但汉语不强调话题间的分隔性,而是更多的考虑语境的同一与统一性,因此形成长句的形式;英语由于有形式的约束,便更多的从意义原则出发,根据不同的小话题,将整个话语内部分为不同的小层次,分别以句子形式相互间隔,分组分层描叙。再看下例:

例8.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sup>[21(67-68)]</sup>。

But one day, when Miss Fang sent him to deposit ten dollars in the post office he examined the book carefully. There were numerals and seal marks on it. Huh, it seemed to be no thicker than a piece of folded - up toilet paper!<sup>[31(167)]</sup>

例8汉语中既有分层,也有不分层。分号前不断句,因为连贯性较强,分号处表示稍大的停顿,分号的前后表示内部的层次;英语在对译时分为3个句子,则考虑分句内部的层次性与各句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形式上的原因,carefully后如不断句,则难以显示话题行为的“过程”性质:先观察——然后发现有此现象(有字有小红印)。

## 二、在句界上,汉英话语结构要求相异

句子的停断并无绝对的标准,所谓的句界也只是一倾向性而已。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作品与不同的译者,不同的翻译方法,对作品解读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不一样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往往有一个句界的相对性问题,看以下几例:

例9.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sup>[21(184)]</sup>。

Mr. Xia was very tight-fisted and never parted lightly with a cent. Whenever he went, he looked straight ahead as if there were no one and nothing around.<sup>[31(451)]</sup>

例10.柜房和东间没有灯光,西间可是还亮着。他知道虎姑娘还没睡<sup>[21(47)]</sup>。

The accountant's office and the east room were

dark, but a light still shone in the west room and he knew then that Tigress was still up.<sup>[31(117)]</sup>

例9是汉语为合句而英语为断句的情形。这例汉语若在分号的地方予以断句,像英语一样分为明显的两层处理,也是完全合适的,这主要是一个理解角度的不同;例10与前例相反,是汉语为断句而英语为合句的例子:汉语要予以断句显然是要强调句号前后语句的独立性,而英语将它们合为一个句子,则是从语义的紧密性出发的,这也只是一个理解的不同而已。再看下例:

例11.好几次,祥子很想抽冷子闩住车,摔后头这小了一交,但是 he 不敢,拉车的得到处忍气<sup>[21(93)]</sup>。

Several times tonight, Xiangzi had felt like stopping suddenly and throwing the fellow behind him, but he did not dare. Rickshaw pullers had to put up with all kinds of treatment.<sup>[31(233)]</sup>

这例更有意思,汉语使用句号的地方,英语使用逗号,英语使用逗号的地方,汉语又以断句方式出现,更鲜明的突出了作者与译者的不同视角:不同的视点,不同的重心考虑,断句的方式当然也就不一样。然而,尽管我们说,句界是相对的,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但总体来说,汉语中偏重大句长句,而英语则偏重相对的短句小句。从作品中观察,大多数的汉语长句都被简化或分裂为多个短句,毫无疑问,这是与英语强调形式,主谓语要求一致,话题与结构形式尽可能相类相同等要求紧密相关的,而汉语由于没有形式的约束,只要语义上具有连贯性,就可以一直连下去,不管结构是否一致,不管话题是否改变,因而汉语在标点断句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与随意性,这与汉语无形态,不受形态约束直接相关。

## 三、汉语多潜性<sup>[4](214)</sup>, 英语多显性<sup>[4](212)</sup>

汉语是意合的语言,主要注重意义上的连接;英语是形合的语言,讲究语词之间的形式的结合,这一不同的重要特点反映在作品的话语组织上面,表现出两个较为突出的特征:

### (一) 关系词语的潜与显

在一段话语中,语句与语句之间组织在一起,总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汉语中的实现,主要是靠语义的关联,换句话说,汉语中语句间的语义逻辑关系,经常是潜性的,无标志的,不使用特定的关系词语;而在英语当中,这些关系就常常是显性的,有标志的,往往要靠某些形式词语反映出来,这

些形式词语主要是表示各种语义关系的连接词语,以下仅举作品中出现最多的几个词语。

### 1. and

例 12. 于是,祥子找到了包月,就去住宅门;掉了事而又去拉散座,便住在人和厂<sup>21(33)</sup>。

So when Xiangzi was hired by the month, he moved to the house of his new employer; and when he lost the job and was pulling odd fares, he lived in Harmony Yard.<sup>131(8)</sup>

例 13. 立了好久,他决定进去见她;告诉她他又找到了包月;把这两天的车份儿交上;要出他的储蓄……!<sup>21(54)</sup>

He stood there for a while and then decided to go in, tell her that he had found another monthly job, hand in the rickshaw rent for the last two days, and ask her for his savings.<sup>131(133)</sup>

例 12 的 and 表示并列对举,例 13 的 and 则表示动作或事件上的接续,汉语中这种对举型的并列和动作的接续,一般都不使用关系词语,但英语中往往不能减省。尤其是接续关系中,最后一个动作之前的 and 更是如此。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英语中就要求以另起句子方式来代替。

例 14. 他只有这么一个姑娘,眼看是没有出嫁的希望了,他不能再把她这个朋友赶走了走<sup>21(41)</sup>。

She was his only child, and as there seemed on hope of marrying her off, he really couldn't chase her friend away.<sup>131(101)</sup>

例 14 也是表示接续关系,但不是动作的接续,而是一种意义上的进层,是一种话题上的接续;这种接续关系,汉语中不好使用关系词来显示,但英语中却需要显示出来。

### 2. but/yet

例 15. 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sup>21(146)</sup>。

His heart had been full of hope then, but now he had a bellyful of worry.<sup>131(365)</sup>

例 16. 有时候他颇想把祥子撵出去;看看女儿,他不敢这么办<sup>21(41)</sup>。

At times he thought of throwing Xiangzi out, but when he looked at his daughter he didn't dare.<sup>131(101)</sup>

例 15 的 but 重在对比,例 16 的 but 转折意味很浓,汉语中均没出现相应的关系词语,仅以分号的形式来表示话语内部的层次性;而英语中不可以省却

这种关系词语。除了 but, 作品中同类的关系词语还有 yet 与 however 等,如:

例 17. 他狠狠的闭上眼,蒙上了头,睡不着<sup>21(107)</sup>。

In desperation he closed his eyes and covered his head, yet still he couldn't sleep.<sup>131(267)</sup>

例 18. 上半天,他非常的喜欢,大家给他祝寿,他大模大样的承受,仿佛觉出自己是鳌里夺尊的一位老英雄。下半天,他的气儿蹶下点去<sup>21(119-120)</sup>。

The first half of the day he was in high spirits, grandly receiving everyone's birthday greetings, like a hero who had accomplished some great feat. By the afternoon, however, he was dispirited.<sup>131(301)</sup>

### 3. for / because; so / so that

for, so 等也是作品中出现较多的关系词语,除了汉语有关系词显示的地方使用它们外,许多没有关系词显示的地方也常常出现这几个词语,看以下例子:

例 19. 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sup>21(43)</sup>。

The Yang family seldom kept servants for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days because the master and two mistresses always treated them like slaves, as if only by working them to death could they get value for the pittance they paid them.<sup>131(107)</sup>

例 20. 祥子低着头笨手笨脚的工作,不敢看她,可是又想看她,她的香水味儿时时强烈的流入他的鼻中,似乎是告诉他非看看她不可,像香花那样引逗蜂蝶<sup>21(187-188)</sup>。

Xiangzi did his chores clumsily and dared not look at her, much as he wanted to, for her perfume tickled his nose tantalizingly, compelling him to look, just as the scent of flowers attracts the bees.<sup>131(459)</sup>

because 和 for 在英语中都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语,用在原因分句之前。相对而言,前者的因果意味浓于后者,for 相当于汉语中的浅因果。《骆驼祥子》中译者使用 for 的频率更高一些,尤其是汉语中没有因果关系词语显示的地方。

例 21. 想了想,祥子不好意思不都告诉给老程了。结结巴巴的,他把昨夜晚的事说了一遍……!<sup>21(110)</sup>

On second thoughts, he felt ashamed to keep anything back from Old Cheng. So, haltingly, he

stammered out the whole story of the previous night.<sup>131(277)</sup>

例 22. 难堪渐渐变为羞恼, 他的火也上来了; 他们瞪他, 他也瞪他们<sup>21(39)</sup>。

His frustration gradually turned to resentment and he fumed inwardly, so that when they scowled at him he would glare back.<sup>131(97)</sup>

so 和 so that 也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语, 与 because 和 for 用于原因从句前不同, 这两个词语用于结果分句之前。这 2 例中, 汉语也没有出现表示因果的关系词语, 只是以标号的方式(或句号、或分号)来体现话语组织间的层次性, 但英语在对译时, 却必须以特定词语显示这种因果关系, 否则, 就要以别的关系词或断句的形式来表达。

#### 4. while / when; as / since

除了以上举到的几个关系词语, 作品中有时还使用表示时间或其他关系词语, 来显示语句之间的语义关系, 如:

例 23. 虎姑娘把家伙撤下去, 刘四爷仰着头似乎是想起点来什么<sup>21(36)</sup>。

While Tigress cleared the table, Fourth Master Liu tilted his head as if thinking something over.<sup>131(87)</sup>

例 24. 二强嫂说了句什么, 他奔了她去, 一脚踹在小肚子上, 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sup>21(152)</sup>。

When his wife said something, he charged her and kicked her in the stomach. For a long time she lay on the ground quite speechless.<sup>131(379)</sup>

例 25. 朋友们还没有走净, 虎妞为顾全大家的面子, 想拦拦父亲的撒野<sup>21(124)</sup>。

As there were still some friends around and Tigress wanted to keep up appearances, she considered restraining her father.<sup>131(313)</sup>

例 26. 虎妞“成全”了小福子, 也要在祥子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sup>21(157)</sup>。

Since Tigress had started "helping" Joy, she wanted to recapture her lost youth through him.<sup>131(391)</sup>

while 和 when 在英语中主要表示时间关系, as 和 since 则多表因果关系。在这里, 例 23 和例 24 并没有明显的时间关系, 前者的两个分句主要是一种对举式的描叙, 后者则叙述动作事件, 但英语在对译时使用了带时间性质的关系词语, 显然与英语注重时间表达(但不一定按照时间语序)有一定的关系,

以明确前后分句的某种时间; 而例 25 和例 26 汉语的因果关系也不明显, 尤其是例 26, 但英译时, 译者仍然使用了略表原因的 as 和 since 来显示分句之间的语义关系。

#### (二) 主语等成分的潜与显

汉语的话语组织中, 分句省略主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英语在对译这些“零形式”时, 并不以完全同等的方式来进行, 这是由两种不同的语言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尤其是汉语中的蒙后省主语(即零形下指)的话语形式, 英语一般都要把这些省略的主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来。换句话说, 汉语常表现省略主语的现象, 而英语却出现显示主语的特征。看以下例证([ ]为作者加):

例 27. 等到[ ]放下车, 直一直腰, [ ]吐出一口长气, 抹去嘴角的黄沙, 他觉得他是无敌的……!<sup>21(71)</sup>

When he put down the shafts and straightened up, he would let out a long breath and wipe the dust from around his mouth, feeling that he was truly invincible.<sup>131(175)</sup>

例 28. 虎妞爱吃零食, 每逢[ ]弄点瓜子儿之类的东西, [ ]总把小福子喊过来, [ ]一边说笑, 一边吃着<sup>21(156)</sup>。

Tigress loved to nibble, and whenever she had some melon seeds or other snacks she would call Joy over to share them and they would chat and laugh together.<sup>131(389)</sup>

这 2 例, 汉语中加“[ ]”的地方为零形式, 省略了分句指人的主语, 英语则受到形式的约束, 需要将它们指明出来, 根据前后的语义, 补上相应的代词下指或回指形式。再看 1 例:

例 29. 他似乎看出来, 自己并没有惊人的才力, [ ]能够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 所以[ ]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 虽然[ ]无补于社会, 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 不落个假冒伪善<sup>21(58)</sup>。

He seemed to realize that he was no genius who would perform earthshaking feats, so he organized his work and family in accordance with his ideals. This, though to no good society, was at least honest and saved him from becoming a hypocrite.<sup>131(143)</sup>

这里的零形式既有指人的主语, 也有指物的主语, 英语在对译时, 根据各自的语义, 都添上了相应的代词形式, 或者以定语从句的形式来显示这一必要的成分; “虽然”后的主语是潜性的, 可以补上人或

事,具有不定性质;英语则以“this”补出,使语义变得明确。

#### 四、汉语重时间,英语重主次

汉语的话语片段,以流水的方式排布语句,可以一泻千里,讲究的是语义的连贯紧密,只要语义相连紧密,就可以流下去,没有形式的约束,也不管前后语句的话题是否一致,而且多是依照时间的原则将多个分句顺时铺排,是一种时间型的语言;英语的句子虽也有时间型的连贯而下,但更常或者说更主要的是重在语义上的主次,以突出句子的中心为主,这—是因为受制于形式,二是因为英语的动词具有多种时体性质,形式本身就可以反映时间,因而即使不像汉语般顺时铺排,往往也能看出时间的先后。

##### (一) 汉语顺时,英语逆时

例 30. 她刚要往下问,一看祥子垂头丧气的样子,车上拉着铺盖卷,把话咽了回去<sup>[2](47)</sup>。

She bit back the rest of her question at the sight of his crestfallen look and the bedding in the rickshaw.<sup>[3](119)</sup>

例 31. 想起乍由山上逃回来的时候,大家对他是怎样的敬重,现在会这样的被人看轻,他更觉得难过了<sup>[2](39)</sup>。

It made him feel even worse when he compared their present scorn with the respect they had shown him just after his escape from the mountains.<sup>[3](97)</sup>

这 2 例,汉语完全按照动作或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铺排分句,是一种时间型的话语组织。英语在对译时,并不考虑事件时间的先后,而是突出各自句子的重心“bit back the rest of her question”和“made him feel even worse”,把这两个中心信息放在前面,而将时间上先于它们的次要信息放在后面。

例 32. 老头子听女儿说要走,心中有些难过,但是为斗这口气,他狠了心<sup>[2](127)</sup>。

Actually the old man felt aggrieved that his daughter wanted to leave, but he couldn't back down. He hardened his heart.<sup>[3](319)</sup>

这 1 例汉语也是按照事件(包括心理活动)的时间先后来组织话语:“听说”在前,“难过”在后,英语却将主体信息“难过”放在“听说”前面,与汉语相反。这里的时间既有物理上的,也有逻辑事理上的,汉语的话语组织是按照汉语的常规语序,原因在前,结果

在后,而英语恰好相反,体现出汉语重在时间,英语重在主次的原则。

##### (二) 汉语平均铺排,英语主次结合

例 33. 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sup>[2](74)</sup>

She gulped, as if to control her involved emotions. With a hint of her father's society manner, half teasing and half blustering, as if she couldn't care less, she cracked a joke.<sup>[3](185)</sup>

这 1 例,多是动作的叙述,汉语各分句不分主次,基本按照时间原则平均铺排,英语在对译时对各分句并不平均着力,而是突出其中中心,让重要信息担任句子的主体谓语,其余则以非限定形式、介词短语形式或其他从句形式等辅以旁撑,形成一种框架型的结构模式。

例 34. 二强嫂是全院最矮最丑的妇人,脑门,大腮帮,头上没有什么头发,牙老露在外边,脸上被雀斑占满,看着令人恶心<sup>[2](151)</sup>。

His wife was the shortest woman in the yard, the most repulsive too with her bulging forehead, high cheekbones, bald head, freckled face and protruding teeth.<sup>[3](375)</sup>

例 35. 阮明是个小矮个儿,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像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了<sup>[2](219)</sup>。

Ruan Ming was a short man. He sat in the cart, hands bound behind him, head bowed, looking like a sick monkey, with a narrow two-foot long white board stuck in the ropes behind him on which were written his name and crime.<sup>[3](527)</sup>

这是描写人物的话语片段,分句间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汉语单从结构形式上看,分句间无法表现明确的主次,是一种流动铺排,平均用力的形式;而英语不一样,在结构形式上,除了主要信息使用限定性的动词短语,如例 34 的“was the shortest woman in the yard, the most repulsive too”,例(35)的“was a short man”和“sat in the cart”,分别与主语组成句子的主谓结构之外,其余的相对次要的信息都是运用非限定性分词短语、介词短语或定语从句等形式,组成一种叠床架屋的句子格局。英语的这种向空间方向发展,以一个主件,多个配件来组织句子的方式在作品的对译中使用频率很高。

《骆驼祥子》中英文话语结构差异,本文主要是

从两种语言的差异性来讨论的,实际上,在差异性之外,两种语言同样也具有不少共性特征,比如文本中就有不少表示动作或行为事件接续的话语组织,汉英语的结构方式具有一致的性质。但限于篇幅,这些相同的地方,本文没作专门的讨论,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就不存在。实际上,任何不同的语言,既具有个性特征,也具有许多共性特征,否则,人类的优秀作品就无法对译,一些珍贵的文化财产也就无法供全人类共同享用了。在语言的对比研究中,既要看到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差异,也要看到相互间的共同之处,一味的强调突出差异忽略共性特征,不是科学

的态度,这是我们在进行语言之间的比较与探讨时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 参考文献:

- [1] 曹逢甫. 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迈向语段分析的第一步[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 [2]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3] SHI Xiaojing. Camel xiangzi[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1.
- [4] 王希杰. 修辞学通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A contrast of the discourse structures of camel xiangzi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ZHENG Qing-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arison study on discours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present discourse research. The contrast on text Camel Xiangzi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shows that each language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its discourse structur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Utterances composed of many clauses in Chinese are often separated into different sentences when they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Chinese some components like subjects or function words are usually omitted while in English they are generally added. Time is a common principl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lauses in Chinese texts while English texts prefer the major part to the minor part,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 center parts of sentences or clauses.

**Key words:** discourse; contrast; the latent; the noticeable